

藝海春秋叢書

YIHAICHUNQIUCONGSHU



袁雪芬

高义龙著



CONGSHU
湖南人民出版社

●董维贤主编

袁雪芬艺术生涯

高义龙著

袁雪芬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35555



中国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1035555

袁 雷 芬

高义龙 著

责任编辑：彭复光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12,000 印张：7.125 印数：1——2,4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38 定价：1.05元



袁雪芬像（1959年）



《香妃》剧照（1943年）



《凤箫相思》剧照（一九四六年）



《双看相》剧照（1949年）



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饰祝英台



在天台山（1985年）

编 者 的 话

在我国当代戏曲史上，出现了一批卓越的表演艺术家。他们惊人的技艺、出众的才华、顽强的进取精神，在中外剧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们的艺术成就无一不是经历千辛万苦、长期磨砺的结果。我国戏曲艺术园地也因为他们勤劳耕耘而繁花似锦、溢彩流光。

这批艺术家们不仅艺术上功绩辉煌，其精神世界也堪称楷模。他们热爱人民、热爱伟大祖国，他们谦虚谨慎、诚恳待人、团结同行、虚怀若谷，有的还是我们党坚强无畏的英勇斗士。高尚的思想品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交相辉映，使他们的形象益发光彩夺目。

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艺海春秋丛书》，以戏曲艺术家名字为题、以传记文学为形式记述了他们的丰功伟绩。除了他们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外，还特意选录了他们生活方面的故事和轶闻，以期真实丰满地再现艺术家们的形象。在注重文学性的同时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资料价值。

为保护作者权益，凡未经作者同意，将其所著内容改编成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者，本丛书编者和出版者将予以干预。

目 录

- 一 离家学艺(1)
- 二 漂泊生涯(16)
- 三 巧遇好人(26)
- 四 初挂头牌(37)
- 五 痛悼霞妹(53)
- 六 抱病回乡(67)
- 七 立志改革(80)
- 八 新腔隽永(93)
- 九 “雪声”嘹亮(106)
- 十 改编《祝福》(115)
- 十一 黑夜明灯(131)
- 十二 “义演”风波(146)
- 十三 姐妹奋起(159)
- 十四 田汉赠戏(166)
- 十五 黎明之前(175)
- 十六 幸福时刻(183)

DB40/20

十七	旧剧新貌	(189)
十八	誉满苏德	(197)
十九	重改《祝福》	(203)
二十	宁折不弯	(209)
尾声	(219)
后记	(223)

一 离家学艺

一九三三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这一天，赤日炎炎，一点风都没有。树木，庄稼，都象凝固了，一动也不动。池塘里的水真称得上“平静如镜”，没有一丝波纹。

好闷热的天啊！

田野里没有什么人。如此盛暑，谁愿意受烈日的烤炙？

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小姑娘从浙江嵊县的杜山村走出来，沿着田间崎岖狭窄的阡陌，急匆匆地向北走去。她穿着一身虽然不新却整齐洁净的衣裳，脑后垂着一根长辫子，手里拿着一把葵扇，蛋圆形的脸上，浮现着委屈烦恼的神色。父亲的斥责声，似乎还在她耳边回响：

“我一直是怎么对你讲的？要你读点书，将来送你到上海进纱厂。唱戏的是什么？是戏子！戏子，粮子^①，婊子，是最低贱的‘下三子’，谁都看不起！你为什么要去学戏？戏子吃的是江湖饭，

① 粮子：嵊县人称当兵的为“粮子”，因吃官粮。

哪有好结果？”

“你要去学戏，就不要认我这个爷^①。人家问起谁是你的爷，你就讲阿猫阿狗好了，不要揭起我。”

小姑娘挥起扇子，用力地扇着，似乎想把这声音从耳边驱散。

这小姑娘就是袁雪芬。这几天，她天天受父亲的呵斥，父亲可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啊！

在她的心目中，父亲是慈祥的。他在村里当私塾教师，有文化，讲道理，爱帮助人，人们都尊称他为“茂松先生”。对袁雪芬这个大女儿，他非常钟爱，从小就教她读书识字，还把她送进一个大村子白泥墩的国语小学读书。然而，当他听说女儿要去学戏时，却怒不可遏。唱戏这种职业，当时不但毫无荣耀可言，而且遭到人们的鄙视。即使正直、开通的袁茂松先生，也不能摆脱这种偏见。

其实，当时嵊县农村贫苦人家的女孩子除了学唱戏，是没有多少活路的。缺衣少食再加上重男轻女，好多女孩子刚刚“哇哇”出世，便被按

① 嵊县方言，父亲称“爷”或“爹”，祖父称“爷爷”。

到马桶里溺死了。他们那离开娘胎的最初的哭声，也是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的声音。

没有被溺死的，只有两条路：由包工头带到上海的纱厂里去当童工，或者在当地给人家做童养媳。到了一九二九年以后，上海许多工厂倒闭，做童工这条路也不好走了。

所以，袁雪芬的母亲一直希望生个儿子。在生袁雪芬之前，她生过一个儿子，但不幸早夭了。她盼着再生个男孩，每次怀孕后都做男孩的衣裳，暗暗祈祷上苍让自己如愿以偿。然而，老天无眼，她每次生的都是女孩，每次都要伤心痛哭一场。

袁雪芬的三妹生下来时，父亲正好外出。母亲想把孩子送给人家，但没有人要。留着吧，日子怎么过呢？

“雪芬，写张红纸头，贴在她胳膊上。”

“娘，做什么？”

“把她送到育婴堂去吧！”

“娘，不！不要把妹妹送掉啊！”

“唉！不是我忍心，怎么把她养大啊！”

“娘！把妹妹留下吧！我情愿少吃点，省下来也要把妹妹养大！”

“快写吧！”

“不！我不写！娘，我求求你！我不把妹妹送育婴堂啊！送去后就再也见不到妹妹的面了”

呀！”

任凭雪芬苦苦恳求，母亲还是托邻居的一个讨饭老人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了。她还再三叮嘱雪芬：“你爹回来问起，你就说生了个弟弟，生下来就没气了。”

袁雪芬的四妹生下来时，本来也要送育婴堂。恰巧本村一户人家不久前溺死了一个女儿，还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四岁，一个八、九岁。他们要把袁雪芬的四妹抱去，做“接奶嬷”，长大了好给儿子当老婆。袁雪芬的母亲同意了，把生下四十几天的孩子给了这户人家。袁雪芬父亲知道后，很生气。母亲说，同在一个村子里，随时可以去看看，他们不会虐待的。父亲无可奈何，只得答应了。

摆在袁雪芬面前的，也就是将来做童养媳了。她母亲就是这样想的。母亲勤劳、善良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四季忙个不停，自己却没有任何奢望。在她心目中，丈夫是至高无上的，有一点好吃的，譬如一只咸鸭蛋，她都要留给丈夫吃。但是，和那时的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，她也有封建的、迷信的思想。袁雪芬出世不久，瞎子算命说：“黄火斃，命很硬，兄弟都留不下。”又说，鸡狗要相克。袁雪芬属狗，而她父亲恰恰属鸡，在她母亲看来，实在不吉祥。瞎子的话本来纯属信口胡言，她母

亲想到唯一的儿子已经死去，想到丈夫身体不好，患有肺病，竟然对这些胡言乱语深信不疑。

从袁雪芬懂事的时候起，母亲就把她带在身边，教她做各种家务：烧饭，喂猪，养蚕，打桑叶，做鞋底，抱妹妹，挑田草……将来给人家做媳妇的本领，母亲想要她从小都学会。平时，母亲甚至很少叫她名字，动不动就喊她“大糊猕”。至于“女小因没有用场”，“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”，“女孩是赔钱货”这类话，更是不绝于耳。

女孩子低人一等，袁雪芬从小就体会到了这种屈辱。

按照当地风俗，清明节祭扫祖坟时，男的可以从祠堂里领到六只四两重的馒头和一斤肉，如果进过洋学堂小学毕业的男子，则可以领到十二只馒头二斤肉，女的是没有资格去领的。袁雪芬见父亲把吃的领回来，很高兴，馒头里还夹着砂糖，她觉得这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平时，经常是芋艿当饭，能吃到糖馒头怎么能不高兴呢？

可是，母亲的脸上并没有高兴的神色。看到女儿眼巴巴地望着，她就把馒头掰成三块分给他们三姐妹，还要没好气地说：“谁叫你是女孩？要是男孩，也可以去领一份了。你都是吃你爹的！”袁雪芬听了这话，简直不想吃了。不过她毕竟是

个孩子，还是把馒头吃了下去。馒头吃到嘴里是甜的，心里可是苦的。

“女孩子没有用场？那也不一定！”父亲的想法和母亲不一样。他毕竟有文化，绍兴一带又是当年“光复会”活动的基地，民主主义的风，吹到了闭塞的小城镇和农村，父亲也接受了“男女平权”、“世界大同”等思想的影响。

“爹，女孩子怎么才能有用场？”

“要学会自立。”

“自立？”袁雪芬对这个字眼感到陌生，她不懂得自立的含义，以为自立就是自己立在那儿。

“我不是立得蛮好吗？”

“自立，就是要依靠自己生活，不靠爹，不靠娘，将来也不靠丈夫。”

“怎么才能自立呢？”

“你现在还小，先读点书，识几个字，懂点做人的道理。要自立，先要自尊。别人看不起女孩子，你自己要看得起自己。”

在袁雪芬当时的心目中，父亲是有学问的人，讲的话都是对的。虽然她并不很理解这些话的含义，但她朦胧地感觉到，只要自己争口气，就能让娘看得起自己，就能让她觉得女孩子不是没有用场。

孩子的天性是活泼的。袁雪芬只要离开家门，